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四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仁和門人何　介石公父較

治河篇

三代兩漢治河

昔者帝堯時洪水爲災帝咨四岳治水者僉薦鯀帝試之九載績用弗成至帝舜受禪殛鯀而更謀善治水者四岳又薦鯀之子伯禹諸舜于是進之司空俾

治水禹既受命乃握括符暨虞余度人徒以傅土椿
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履四時乘四載行山表木
斬高喬下定高山大川疏停導滯鍾水豐物身春茇
以爲人先是時水之患河爲甚浙次之淮次之江漢
次之濁河所被冀兗重而雍輕次之所被則徐輕而
兗青冀之旅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都故治水
之急先于河于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南至于華陰
東至底柱及盟津雒汭至於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
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釃二渠以引其

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合爲逆河以入海冀州所又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兖青徐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餘鞏洛而入河揚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東自揚而入海故東南次兖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西河患息又南次于揚又西次于荆以放江淮江淮又南洪水定瀹沴漯决汝漢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于是由荆而北次于豫由豫而西次于梁由梁而北次于雍以奠江河之上流播泉縈以汲諸衛濟疏瀹以距諸川

汨九川以距諸海九川滌原九山封崇九澤始陂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愀然沉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受圖乃共見六子獲玉匱之書以從事受累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水乃駐江山棲桐栢受策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乘龍降之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開宛委黃帝書乃登融覆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于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揆地遂周行天下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仍川理脈土地所宜風氣所生畢究其政草木企走飛

勁蟲魚俾盖蹝之以爲居濱山海二經嘗是前也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梮居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入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流三千而弗自功古人云明德遠矣微魚之功吾其魚乎其功之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著也從今考之其始于冀州非徒以帝都爲先也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必先施功于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施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夫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爲大水患

惟河爲患河始入于雍而經于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兖又其下流入海之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兖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未免有壅塞之虞于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滌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此所謂决九川距海而水之大者有所歸濬畎澮距川而水之小者有所泄皆順其自然之性而不與水爭故水

由地中行而民免昏墊之害萬世賴禹之智桃有外是者哉至殷河數圮決至五遷都以避之不聞其有所隄塞循近衍禹之跡故也迨周而封井分畫之制詳當時溝洫澮川起自田畝畿壠封築取諸農隙旱蓄潦泄任之農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取乎力征故土不隄而固水不濬而灑河由地中行蓋不勞而定也亦無爲事河矣其後東遷靈王時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

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愼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禍亂並與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

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
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
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
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
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
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
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
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

豈民人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鈌以滑夫二川之神使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夫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妨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王不聽卒壅之數傳至定王五年河南徙砱礫失禹之故道自是諸侯各作隄防壅遏百川以自便利甚或反加決灌以隣爲壑而河遂泛溢滋爲患害洎及漢興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至武帝元光中

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
興人徒塞之輙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
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
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強
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
復塞也後二十餘年河移徙歲以數不登而梁楚之
地為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乃
使郭昌汲仁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于是上以用事
萬里沙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于是帝悼民之久勞哀傷大息而作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元鼎間方事匈奴興功利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

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淸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

東繇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

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將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入平

原下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廬室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有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

納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烝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塡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

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隄成復賜延世黃金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大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二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

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

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待詔賈讓上議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爲川者决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
雖非其正水尚有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
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

民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一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此前世所必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有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

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

作之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但為東方一堤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

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
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
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
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
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
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
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
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
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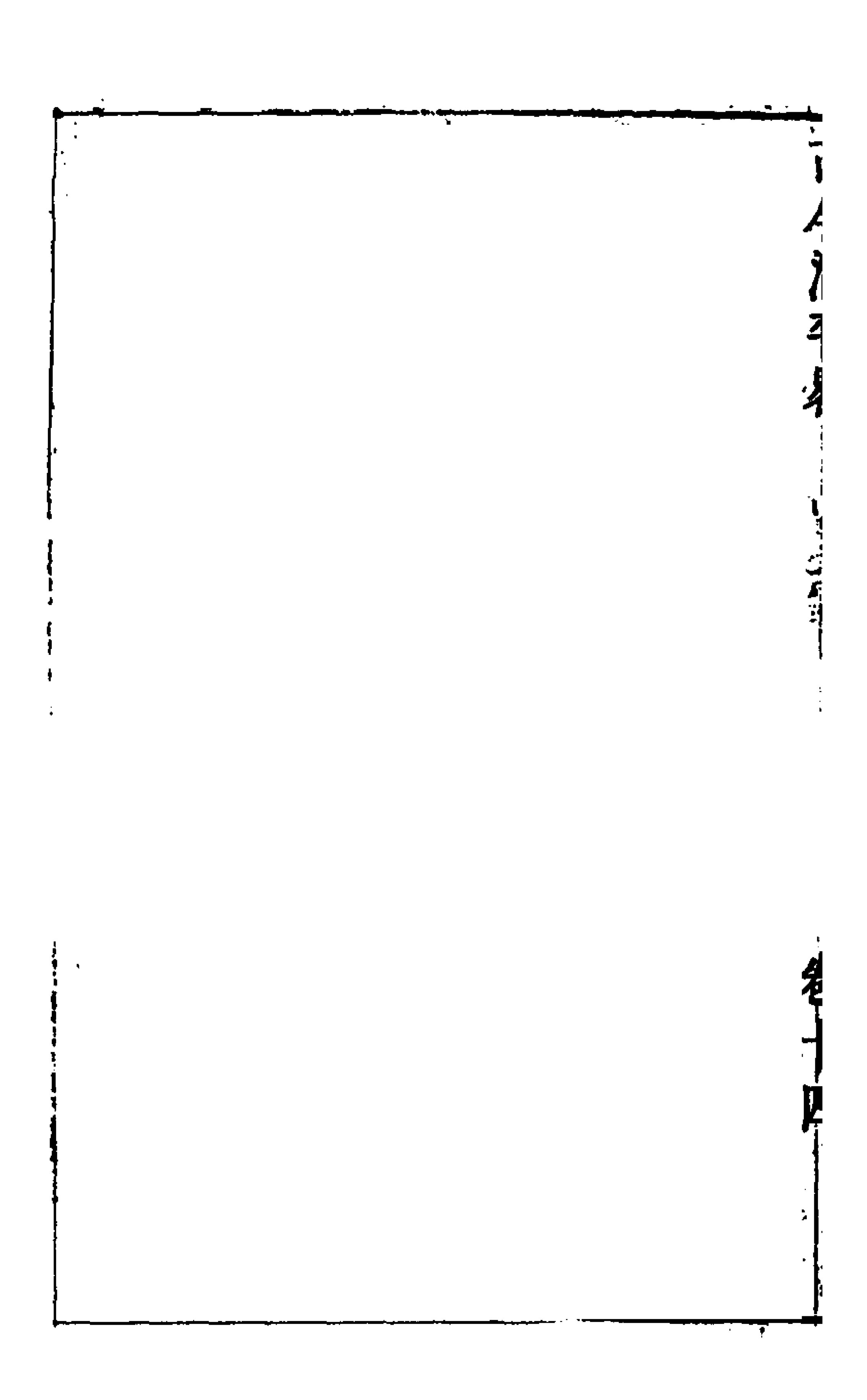
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
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
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
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
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
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
百川流行水道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
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
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

牧所欲穿處徙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濅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與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

道兩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言
無施行者迄于東漢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
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
功不難宜修改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爲發卒
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熾盛緣堤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
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
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
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

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嘆以爲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恐民肯議者異論久而不決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則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會有薦樂浪王景能理水者顯宗乃引見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謁者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

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積直截溝㵎防遏衝要疏决壅積十里立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廵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嗣是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禹功故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洛伊汝嘗閒溢爲敗然不至大横决如與時而有司所以脩河者亦益工矣。



宋元治河

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
楊穀抵張秋以遏潰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
離而爲赤河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
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遥
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
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
州水漲壞中潬橋梁澶鄆亦言河決帝以河堤屢決
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

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中決澶淵被數州官吏不時上聞祖聞震怒判州事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詔緣黃河汴河清河御河州縣舉舊制藝桑棗外別課民樹榆柳爲河防澶州修河卒歲增賜錢鞋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有七府府各置河防官一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

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淫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河大漲歷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既久不成乃命使者按

視逓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逓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如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數年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詔翰林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發卒治巳乃塞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使時行經度勿致壞隳違者當置于法其

宗大中祥符四年棣州河決聶家口及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乃徙城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壖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溢兗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

其關今天河盡東全燕背北而與邊之計莫大於河
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藉盜糧資寇矣一
日何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
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廷臣議其煩費遂寢時黃河
以時漲落北人舉物候為之名立春後凍風解東並
河人候水寸夏秋為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桑始華
水長謂之桑華水春末蕪菁華謂之菜華水四月麥
黃水五月瓜蔓水朔野冰堅盛夏消釋盡而沃蕩山
石水帶礬腥謂之礬山水七月豆華水八月荻苗水

九月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其非時暴漲謂之客水有司歲虞河決常以孟秋預調塞薪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待塞治謂之春料倚茭相重雜以土石貫以巨竹外鋪茭索卷而束之積置卑薄之處謂之埽岸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蹙水勢護隄焉仁宗時決橫隴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參政蔡齊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所趨導之可無湮滑潰塞之患而貝博諸州得在河之南於國便但當理隄護魏

州而已從之已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壠故道以披其勢丞相富弼主其畫下廷議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必自上流低下處而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實難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今所謂故道者水道淤塞乃決滑州天臺埽塞之復故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決王楚埽與故道分流而故道益淤已又決於橫壠大決是決

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決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後十餘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於上流商胡口而決矣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猶勝於害多而利少也況有害而無利乎開六塔者言六塔既開河勢自減今六塔開而恩冀之患正若危急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又言六塔既成可以全回大河夫六塔本分減之水下流無歸也為濱河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之則害當如何況開六塔

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大於塞商胡數倍公私困弊不可勝計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濱河數州素稱富饒爲河北財用所仰者咸被其害破壞田產坐見貧虛不過數年且復他決其爲有害無利也必矣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而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不能容是歲大決溺民夫槀芻蘖無算而仲昌流英州自是議者憚數大不敢議回河事矣熙寧初河溢恩州都水監臣宋昌

言內侍程昉獻議言自慶曆中商胡北流二十有餘年矣自澶淵而下州郡創堤千餘里公私勞擾今又衝裹頭願疏六搭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而挑舉河渠王亞等言黃河御河並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滄州等八砦直入海近海口愈深闊於近海尤力殆天之所以限契丹也議者欲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覩黃河在界河內北流之利耳翰林學士司馬光內侍省都知張茂則乘傳往相度而光等還對請如昌言策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俟東流深

即塞北流放御河胡盧河衝下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北流者本商胡決河自魏州北至恩冀入於海東流者二股河自魏州東至德滄入於海者也時議者多異帝意主吕言會故相韓魏公琦留守大名具䟽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恐深進馬頭之間勢欲奪大河而行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今截去八百步有餘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旣壅塞遏湍怒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旣無隄防必侵民田傑今河門束狹上

下約隨流而廢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恐深州所創生堤東則大河西則西山諸水腹背交注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外官詳度帝復命光與茂則往而光等言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窄宜裁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埽裹護之其滄德界有古堤誠葺治即不至侵田且二股本欲疏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河水東來相表裏不可廢也帝終以琦說爲疑而王安石主程昉言堅不可奪已二股河通行而北

流稍自開水官張巽請塞北流詔光范則復往視光入辭言鞏欲閉北流恐勞費未可塞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且致決溢是後恐蹈深瀛之患於倉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巳乃塞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帝曰若河水常分流功當何時成光曰上約稍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三流于鞏等不見成功于國家亦無深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東山故害大分則小矣帝曰防捍兩河供億難光曰

併爲二則勞費倍分二流則勞費省。今減北流財及之半備東流不亦可乎。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塞安石以光議屢不合意沮議罷不遣獨遣茂則行遂閉北流隳部幾防護等而河乃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之境又明年決館陶永濟清陽已又溢澶村衛州新堤凡六埽兩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爲一帝憂之數遣使經度而主者護短言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涯者僅三十餘里可塞也卒塞之而河溢大名

帝語執政言京東河北民謂發良苦今役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其利害何較但聽其所趨則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之瀉鹵成膏沃可耕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於往誠葺理則河歲夫愈減矣於是聽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法以濬河而用輒不効帝謂安石曰歐陽修言開河如放火河決爲失火爲害等而勞民盡巳諸安石曰勞民以遂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也庸

何傷於是虞部員外郎范子淵阿安石意言河必可治乃命子淵尸其事公義爲之屬而是秋河溢壞民田特甚詔都水監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罷防以憂死又明年河大決澶州河益南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遣使者拼築而塞詔名曹村口曰靈平已小吳埽復決自澶淵入御河恩州危用李立之言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捍之而是歲河溢衛黃埽決鄭州原武埽又溢滄州南皮清池

決水靜軍阜城埽、靈平下危甚、乃決大吳埽堤以紓難、於是舉治河司言洛口廣武埽河嶄岸敗、侵斗門、萬有一入汴、且爲都城憂、詔速護、迄歲終乃定、七年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大名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生靈皆號呼求救、而錢穀禀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屬都水監、郎倉卒何施、詔聽越常制、懸所不及者移用、違者聽劾治、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帝

愛惜民力恩順水性而中官程昉水官范子淵故爲
安石使率以不治元祐初蔡確罷河北諸郡而回河
東流之議復起自大臣文彥博呂大防皆主之中書
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
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右相
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
今聖意有所向爲天下先矣羣下趨之如川流山摧
非一人一言可回挽乞寢前命下三省樞密院集議
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爲契丹

荆純仁王存胡宗愈言誠河可回東而北流遂斷即勞費何惜今水官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於萬一以冀功又豫求免責將何以責成今公私財力俱困奈何起數千萬繁費圖不可必成之功乎且契丹御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日險易故焉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未見其能有阻也况今河流未必果過界而北乎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命纔發而尚書省守前議下使者條對於是相視使者范存禄等具對言

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於海口熟觀形勢而緣河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間闊百五十步至五六十步深丈有五尺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闊至五百四十步次者亦三四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淺乃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即入地自深自元豐元年河出大吳入界河行勢如傾建今八年衝刷兩岸日漸深廣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元年之水泛溢非常而大吳上數百里終無決溢則界河乃河流歸納之處必然之勢也塘濼

雖有限遮之名而無其實淺可褰以涉深可維舟而濟冬寒氷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商胡之決久已塡淤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爲大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搖聖聽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漸迸界河益深當何所慮乎藉令有此則中國實據上流契丹豈容無慮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太原布北平之間皆南北往來之塗豈嘗以塘濼界河爲之限也臣等竊伏爲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禹迹如此之利者且河遇灘淺流行遲漫則

有淤澱若趨深走下漸激奔騰獨有削除無由淤積便之大者也乃能回流及修減水河議未幾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都水監言大河千里未見歸納欲爲經久之計宜循二股之策將吳安持李偉復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循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尋以是罷詔權罷修河蘇轍適使契丹還言河北之民聞詔權呼宜先罷修河司及吳安持李偉都水建差遣正其罪六年乃竄責李偉明年以吏部郎中趙偁代之

偉素與安持等議不協至是三省[illegible]作北流軟堰偉上言曰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貪功或取此舍彼譸張眛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豈勝窮哉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宋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

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分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益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之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竊恐其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覩大河之勢以治東北二流可乎已而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旣漲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闞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監察御史郭知章請閉北流乞下都水

臨相度、于是吳奎特復業領都水、即建言塞梁村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以護東流之平呂、大防以其與己意合、向之、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力以爲不可、是歲紹聖元年也、轉運使趙偁深不以爲然、提刑上官均助之、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illegible]請斷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

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彌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流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

○無害知華復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退近日
遣使按視遂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
望專委之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
講議累年先帝嘆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
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欲保用人之論俟其
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扳
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
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
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

大伕與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濬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恐尺不應九年爲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作禁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邪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既塞河畢工因上書言自元豐潰決

而東北西流利害甚鉅頻年紛爭國論靡適比奉詔自闞村至拷栳堤諸河門並閉沿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河全東又自闞村下至海補築新舊隄防疏濬淺淤雖盛夏水漲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述用彰聖明獨斷之哲詔第部役等官功次以聞時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以棲詔諭還本土就賑而安持復言請開濟州故河以殺漲水於是商英又疏言今年閉北河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請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

差修緝堤埽防將來壅決而已近制安排宗望等部
役開澶州故道以分水侯漲落相度施行前來漲水
及今各至滄州德清軍界安排首尾數年豈得不見
更候漲落則是役兇之穴自爲潛身之計悠悠之談
非公心爲國也乞詔前後水官及前後本道監司經
河事之人詣都堂反覆詰難取至當議定歸一脫免
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是歲河決內黃口全北流
詔州縣共力救護隄岸左司諫王覿道請正吳安持
鄭佑李偉罪投遠方明先帝聽北流之志詔曰可建

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遠引秪於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虐

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洪。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旣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坊。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爲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

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拚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誠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政和四年都水使孟昌齡獻導河議言河自大伾山東而來直大伾山之西回而南復折北則又直大伾山之東曾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勢來迫相直若引使穿大伾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三山爲趾繫浮梁歲省費可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憂詔置提舉司董其事而巨梁成詔自居山大伾山浮橋屬濬

川者賜名天成橋自太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已改名聖功製橋銘磨崖刻之西蔡京建閣于三山橋名曰續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之門已又以河清稱賀然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而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至于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取其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源治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而父子相繼領職聚斂

金帛交結、權要趨附、名位所歸、官吏皆討金敘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遥分爵賞、弃與一役、乾沒無數、至靖康、雖罷黜、而國已南矣、史臣曰、黃河自昔為中國患、大矣、探厥本原、則專望之說、猶為未也、其源實始于吐蕃朶甘思西鄙、曰星宿海、其四山中、有水百泓、滙而為海、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自此流東出曰赤賓河、合諸水、而流漸大、為九度河、其水猶清淺可涉、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濶、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

北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抵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東勝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泛溢尋以職治復禹蹟不遠而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

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況宋人無意于幽燕而區區以一河以爲虜限烏足道哉元時河決屢告輒加隄塞至大德初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水視田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川高三十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德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强遏之上決下潰功

不可成探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泛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所使避其衝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與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後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

甚重者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既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衘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横潰其用功省二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數倍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韙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於

是道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賈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賈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決明日執政謂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

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
七十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口等又
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凡二百八十有奇興功凡五閱
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
世襲答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
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
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
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
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畧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

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

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緪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潨也又舉常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濵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

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

是故天下之亂萌無從而起乎

國朝　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故道遂淤自是至　永樂歲爲決徙修築隄民用困弊至九年決益甚時濬黃河故道工部侍郎張信言祥符縣中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安可游大發卒濬之而主事蘭芳言今于中灤分導河流使復故道誠萬世利然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絙泥草雖堅久定編大本成囤若欄囤然置之水以椿木錠其中實以

下脚而横木貫于椿表、牽繋堤上、使從之河以分、復從故道、　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於海、又決滎陽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亳入於淮、　景泰中決張秋、治久無功、　遣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有貞行汶濟、踰衛及沁、循河道、濮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夷、水散既緩、又由豫而兗、土疏而水益横、流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隄潰渠淤、澇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

欲驟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宣無溢涸而後河可得而安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為患顧開之令為患耶　上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濬之為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䖍至蓮花池大潴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

淵按河汎矣有貞曰河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於平旣成賜渠名廣濟關名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輒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橫木絡竹貫之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關於東昌龍灣魏灣關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節且宜用乎水道云當是時蠲瀕河民收爲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役以有成至 弘治中河決原武支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

口湧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衛道河而奔放於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濫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不可禁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而止　命戶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乃築陽武長隄防長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

正道恐卒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主暾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蓋東自臨清流幾絕畢注於張秋當是時議者洶洶謂河不可復塞復沿海運而朝議非是也命太監李興平江伯僉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俟河頗衍

執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濟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濟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濟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灘爲二一由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綱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輔以混柱森如列星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滿

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而是時丘學士濬著論言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以隨之鄉民患者焉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盜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

郡之害況今淮海合一而淸口又合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積有渚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踰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

京師必由徐濟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亳穎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

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與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與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必未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既分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逆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

塞之其欲止也强而通之借微淤之費而忘其所損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與夫難就之功損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惶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取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止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烏可置之度外不講究其利害哉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殺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蓋

信賈讓上中二策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濫爲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夫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匯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鱉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舊然不惜棄地。不愛勁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懸。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毋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

標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汀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東溢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制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漸

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夫自開封以南至於鳳陽齊腹之地歲為河漭没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進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者田多不過數萬頃又皆濵海斥鹵之地比較利害孰為多少定有以權此矣學士張元禎亦言今黄河以北多存舊身若因開為數支以達乎原抵直沽即可引以灌溉而殺其直奔安平之執然而水來作河流細小即引溉固無從也　正德中胡尚書世寧言今河自徑沭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徑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

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谷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滙于淮今且淤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湧為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漸成堙塞然壅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

也其陽谷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榮
澤閘孫家渡決矣宜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
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
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
欲修武城以南廢堤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
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
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挫
沙水中爲力甚難沙隨水積豈能成功今莫若于昭
陽湖左聯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

口闊五六尺以通二舟之交冬月氷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不得已而思其次城河

國初漕運在淮達河內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船轉運至京又開沁入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閱六十里通衛近年始淤是河流因沁可以達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荆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且黃河距衛河不遠宜可濟使通而

嘉靖初議者欲引河自蘭注宿遷殺其勢詹事霍韜與少詹事方獻夫私憂之以爲

水溢徐沛猶有徐呂二洪為東扞而東北諸山遷亘如列垣即爲患猶有所抵極若引而注宿遷則鳳陽歸德皆平地執不可復禁禦不若先疏運河沿昭陽湖畔築長堤張水門以蓄洩即運道無阻也以問山東僉事江艮材而艮材具爲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於海今衛河自衛輝汲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於雍冀齊魯之都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

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因遂遷轉居無幽燕六
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亦氣幾使然也
我 成祖皇帝定鼎 神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
北張秋之決殆天意今莫若於河陰原武懷孟之間
審視地勢導河使入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惟徐沛
之患可息而 京師形勝所壯百倍此其為便者一
元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至淇門入於衛達
京師今一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由江入淮泝流至
於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

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爲便者二又河西淤壖若得人力盡闢而耕之三邊軍餉可不漕而給而自臨清以北至 京師修其溝洫擇良有司而任之不惟可備旱潦兼可擇戎馬而河南北直隸郡縣轉羸瘠爲富盛夫水流行於地猶血流行於人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或調理乖方注於下爲痔瘺焦於上爲髮膚燋稿而身爲之疵今黃河自西域來萬里注徐沛而橫放猶血注於下而痔瘺也今賦之達衛猶上運於支體沿

河州郡賦為溝洫旱灌潦泄以與民利猶血脈於皮膚又自陜西沿邊修秦漢故迹築為邊墻堰為陂瀦外捍衛而內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又功及全陜猶血運於頭顱而毛髮亦潤也此其為利者三嬴大然其畫具疏上而黃侍郎縉方起召道經豐徐見河災敗漕甚則既言臣嘗考堪輿家言兩山相夾中必有水兩水夾流中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之水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之水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窪水必䌛䌛焉所謂水䌛地中行是

也禹疏治河而八百年無患水得其道而已矣戰國開阡陌廢溝洫而平陸之土漸不可田不免作渠以灌田鑿河以通漕作渠者必引水自高阜方能跨原陸以成其利通漕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況砥柱而下多衝擊兩岸而行岸善崩而淤泥下積河流上高於是為隄防以障之今洛陽河堤卬高於汴城豈一朝夕之故哉今豐沛徐淮陰雨連旬千里為沼室廬穀土皆為洪波　國家疾襟之地至於此極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而疏治之非順其性

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於兗冀間即中條北條交合之處尋自然兩高中下之形浚使北流由直沽入海庶水由地中行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溺之患每歲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禹跡而固禹之迹也智之大者也若泛聽典籍人言必求禹迹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而禹迹終不可得矣或謂黃河雖爲豐沛患亦爲漕利不知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堤岸蹤湖中積沙以深

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鈞兒戸北北至安山固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湖水低甚改漕河經爲可免濟寧高源淺徙之艱則漕亦何賴於河哉下部詳議而河道總督盛應期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河北起美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夫役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可成徒靡財勞民 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河之議遂寢其後都御史劉大和議以爲河水來則激

躭至必衝決退乃填淤引河而漕議者比之引狼延以除內寇誠切論也故先朝名臣經理河道寧其渚汶不敢引河且于河岸築堤捲埽歲費以數萬計誠防河北徙故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涸灘水諸湖以淤而決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係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耳甚勞費正等而限以斗門勞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于節制之爲萬全也事須後議 嘉靖初河決魚臺谷亭決單縣至十三年而廟道口淤役丁夫十四萬三千九

百人濟之四閱月始成而河忽由趙皮寨向亳渦奔河口而谷亭之流遂絕秋冬忽復决河南夏邑開數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三洪而趙皮寨之决復塞嗣是歲有決溢而所由無常迨季年而蕭碭徐邳之間漂城郭人民爲菑也劇甚決而南鳳陽泗州迫皇祖陵地彼歸德虞城適河汴下流之衝爲天下根本抑而北會通漕渠又天下咽喉引而東則淮河交注宿遷淸河猥受其下流爲墊溢無極至四十五年河寨新集而南流阻再塞龎家屯而全河北徙不可

漕于是都御史朱衡以工部尚書兼治河衡躬循度
訪應期故迹因疏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
又欲資其利幸今河直泰溝可因其勢而利導之開
新河以漕而　廷議以為河淤淺以泰溝兼數河之
任恐不溢而北卽溢而東又抵極而反於西南是以
沛與魚臺為壑也幸故道滅未久空可濬而從上原
開支河以殺水使新河三難不可為也下復議於是
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
將一聽沙淤之所為卽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乘為

敗今幸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束隘而河流得益駛疾此爲　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即夏秋水猥盛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提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游蕩休焉獨何言爲塹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濬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剏作深廣難即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減未久稱易濬者亦以盡淤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詎能强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今決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事

西堤以固魚沛便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隆慶二年總河翁大立言新河勝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黃河難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梁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便利不煩牽挽五也夫漕河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爲之積瀦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爲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計畫葢確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

陽湖爲瀦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堤始無虞室大典人卒由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于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又引昭陽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于此者從之明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塞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潰山東莒州郯城諸處皆溢從直河入邳州溺死人民無算大立乃繪圖以獻且言權宜之計

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
廷議爲自徃者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近
日改成新河而豊沛之害平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
勝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
就惟築決口如襄寺房村方畧則故道亦可通至加
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疏鑿費亦
自省于是復以衝徃蕭之衝言自景泰間奪河爲
漕而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河趨濟甯則決曹
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雞

閘口下毫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新河雖築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客將議者闢泇口之說下廷臣詳議報可　萬曆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淮水不敵遂決高家堰于是河淮分決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陽諸郡悉爲巨浸議者洶洶爲諸決口當排塞開支河以殺水而主濬海口以通之督漕右都御史潘季馴行相視議以爲海口固潮汐之所從徃來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濬海也蓋河末易

以人力導、惟善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坊即以導河也、今河決上流固宜疏、令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袪、豈必疏哉、復岐分之、即水力益弱宜入海之遲不利也、於是申平江伯故畫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淸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閘而僨漕也、嚴五壩、起閘獨以待漕艘、鮮船如法故官民船並盤壩、禁於閘者、於是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皆衮填土、膠泥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如長山來峙、以

束水諸縷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築原堤短隄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高營重門以待暴增續以禦衆即有異常泛溢之水縷隄不支至遥隄而極隄蓄豬者竟勢固不能潰而出也於是淮必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濬而深通然堤堰雖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　陵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河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

濬疏通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尋議築遥皮寨至李景高口遥隄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横隄河防幸無事二十一年河復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濫泗州幾成魚鱉之鄉

祖陵松柏槁於水者過半巡按御史牛應元上其狀

神宗赫怒易河臣遣科臣荒度之迨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黄開桃源縣之黄家壩三十里下五巷口入海漕臣褚鈇按臣牛應元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

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遇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數十萬金錢枉置烏有矣未幾晋大司空假手伏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圈旋即告阻而徐邳之流幾斷致屢易河臣終以天心效順而河雖屢小警無大變云嘗試考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爲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與地絡相

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爲南河顧江在中國右爲陰性深廣而洞瀦故江承漢廣兼滙澤湖湘之滸而善容雖紫險不爲敗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堂水泉少至行數千里不得并故河當水落伏槽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霖潦盡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爲勢故湍悍迅猛旁激直潰湧泄于平土而不可制且其自昆侖入中國

凡九千餘里而經大折者有四其初由積石而邐湟中則鄯闢也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逆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西北岸卽爲涼沙甘肅四郡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西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州東北皆抵大河自北以徂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其來也旣遠其注也必怒其行也數折其歸也愈悍而自孟津而下無高山石嶺以障之無洞庭彭蠡以蓄

之則其衝溢震蕩任性而往也固其所哉當時禹惟恐此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遂灑爲二渠北則至于大陸播爲九河逆爲碣石以入于海流道既廣其勢自平故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況是時阡陌之制未興溝洫之法具在凡中原之地無非受水之地凡中原之民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自而橫流哉及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武帝時決瓠子東

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横故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蹟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德棣之河復播爲入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而河之大有所泄力有所分而後八十年又無水患至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以迄于東漢永平使王景修築隄防自滎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破砥截溝澗塞令更相洄注

繇是至唐不爲患者千百餘年或者遂以爲王景隄防之力是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以瀉其勢而分其力景徒以尋丈之防而捍之是猶以螳臂而當大車之奔北豈可得哉由是言之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可睹矣然始猶東北以入于海未入淮也河之入淮自漢徙頓丘隋煬之引汴始宋熙寧澶淵之決實濫觴焉南渡之後遂繇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夫以數千里湍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殺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迄我

國朝且全入于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經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黄陵岡𥂁家户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善乎宋學士濂有言曰河流合則勢悍分則力弱碎稍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之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宜浚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後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嗚呼是即賈讓之

上策遺意哉。雖然昔之河決，其患止于河，而今且數之漕矣。是昔爲四肢之患，而今爲咽喉之病。故古之河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河以濟，今河適北與衛河合入于海，則又憂漕，必隄使南而後安，則漕安而河勢又愈激不可制。故古之治河者易，而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可治乎。不知河之所爲衝潰四出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壅而無所受也。彼徒濬上流而不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此猶治病不循其本而徒執其

標吾未覩其效也何者河形亢亢則難制淮形卑卑則必害勢固然也而所恃以分其勢者僅止于草浮一口則何怪其衝潰四出而莫之禁哉今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以河之大且迅而淮受之宜其勢有弗容者竊謂自淮以外視其勢之所決而可以別爲支流者宜因而瀹之使其流既分則勢益殺而河當漸寧雖捐尺寸之地以予河可毋惜也然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汙而河患未可終彌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淮猶胃也即有八珍之

矣止于胃而不達于腹必且朝飧而夕病故治漕者當治之河而後運道不致于見奪治河者當治之淮而後河流不致于肆溢治淮者當治之海口而後河流之分者不致于中梗而有所歸則下流通上流不制而自平支流廣正流不逆而自殺庶幾昔者先冀兗而後梁雍之意乎然或者爲漕固以汶而不以河河可使北而復于故道雖禹之九河不可復考而千乘德棣之間漢人指爲太史馬頰河者尚未泯可尋倘可縷析而分注之使反于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

海則將大有所泄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拒其勢使之橫潰為民害也倒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徵徵則可以制而用之以漕以溉無不可者是則百年無患之長策哉固今世之所大諱者然則亦惟固隄埽而勤巡視謹修買督之三策而已矣

孫愷陽論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蘭陽而上為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為腹夏鎮而南為股河決蘭陽經東長濫曹濮則橫截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沽頭入之昭陽湖而胸腹潰

決夏鎮之蘇莊而東西鎮口遂爲河奪而殿壓潰故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於是鑿黃陵岡以保安平之功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於是開南陽河以安徐沛之流近者開泇之役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遏黃河之大沛者歸秦溝而疏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由斯以談欲全泇河而朱旺口之大桃何可緩也獨是首事之時未有不列爲必然之畫而功成之日輒不能無意外之虞則以南虞陵北虞遷以

奔騰澎拜之勢○而東蕩百里之間○主籌者見未必盡○眞借箸者○謀或不盡○効又况中外異勢○南北異心○大小異任○功罪異調○則豈必操畚挶懸耒梟之或錯也○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奈何○始○則○假○學○製○之○錦○望○其○成○終○則錦○已○破○之○譏○追○其○敗○且○工○雖○未○於○事○中○議○或○懸○於○局○外○議○從○旁○出○者○既○敗○可○以○免○大○罰○議○從○獨○立○者○雖○成○可○以○生○後○毀○豈○不○避○觸○鑑○而○談○利○鈍○是○不○履○撟○播○而議遁塞○盡斷之於獨○啓後日之衆口○不若猶

之於衆昭今日之僉謀也且地聯二省議或參商總河者欲聯為一體而守土者或分為二支故議相反極明害其成心相忌又樂觀其敗欲釋負於此則甘心於壑鄰欲嫁禍於彼則藉詞於築舍且上潰而下方汗堤坊之責也而或諉之下下淤而上方潰蕭滄之責也而或諉之上獨議之則各諉其責而無偏護其短幷勘之則兩執其咎而通省其罰其成則碧幢油幕居其功其敗則黃綬斗食當其罪監司諉之倅令簿尉

談之編丁甚之已告洪而尚奏其成方告成而旋開其潰總之治朝冬明作之功季世半姑息之政然則設專局以久任爲遥遷以責成省議論以寛中制之權嚴賞罰以核功罪之實烏得泄泄乎然防軸之折而更載軸速其折也見徑之塞而不別啓徑益共衆也舊有膠萊之議近有沁衛之議雖其說如建屋者之爲半料而前人已言之而已試之豈其白玦之說以人廢乎文皇帝雖能海運而遂洋獨不廢且不以入北

軍而屬之南兵也。然則　神謨聖慮。未嘗廢治

運而主計者又烏得不遠慮也。

張雨若曰。自禹別九河。殷五遷。復歸於亳以避之。周之決者一耳。齊桓申命不曰無曲防乎。周制也。亦齊意也。蓋各自為備以防之。漢武瓠子而後。雖王延世李尋賈讓王景輩為法不同。要歸於塞而堤之。唐亦決者數矣。治法無聞焉。毒置河口轉搗。蓋因其勢而委之。宋決已甚。司馬光導使東流。王安石又欲收兩河之利。而呂大

防文彥博亦思憑河以為阻故與之角而爭之至元則引河為漕而用之矣夫三代而上禹功懋矣乃殷獨憊于周者非偶致也九年昏墊八年胼胝自可保千年無事而安邑鎬洛各據上游河在東方委諸建國小患小費不煩王朝亦各芸勢耳商之與河鄰也乃其所以圖也然而蹴圻之利遠也三代而下漢費侈矣乃唐獨省於宋者非幸成也管仲塞九為一白圭壅水谷鄰戰國列侯務盡地力千載淹淤待時崩潰岸

始承之物力既窮講求未精宋都河南恃以塹虜北行則失天險南行則洩王氣東行則資灌溉務奪地勢以就人謀亦各其時耳唐之不復塞也所以不復決也然而勞逸之形殊也大都太上務疏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於不得已而避之而塞之而爭之為無策矣今之漕畧與元同而今之河更與元異合堯舜以來未有之患而不察堯舜以來相沿之法收勝國以後挽漕之便而不鑒勝國以前瓦解之憂謀事者得無

疎耶說者曰河害漕也夫借河爲漕斯漕承河患耳黃陵岡既築則張秋以北無河矣泇河既開則茶城以南無河矣軸轤百萬皆浮汶泗安所藉而承其敝此可無議也又曰河妨　陵也夫少室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頓起汶泗蓋必有石脈爲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即有衝決如汗液之布於膚外而況水之所聚即氣之所鍾又形家秘說也　祖壠鬱盤雄視淮泗何至而過慮哉此可無議也又曰今田滄瀛之間可得

穀無弊漕可省河可治矣夫田而穀則可因之廢漕則不可東南灌輸非止足用亦平物力今一旦廢之必舍本色徵折色金錢益貴米粟益賤而田又不可得也是閭閻棄本業也向者開荒至借市於民以充數而刹輸其賦一歲再歲客去賦亡日歸民矣且田有舃鹵民須召募此又可無議也又曰海運之難難於白蓮頭耳今開膠萊河可損前患此欲棄漕并棄河也然漕廢而河不害則可漕廢而河患如故治河亦如

故是兩費也而膠萊又未易開也斷地脈犯潮汐衝之風濤引之皆難預斷也況舍二百年之人謀畫二百年之經費一舉棄之而謀其新乎此又可無議也又曰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達衛衛鄭通而河不與焉夫前此治漕惟是不復用河耳一引於濟衰秋漲矣一引於徐茶城竭矣與其通鄭何必不徐與其通衛何必不濟迂道千里交序其害謝涇渭之安流而就岐回之狂注不過五年保必敗矣非完策也又可無

議也夫前之說二爲漕也爲　陵也因爲河患將以爲害而患以爲不害何也若舟已移而刻之不止後之說三皆爲漕也亦爲河也爲　陵也將以爲利而患以爲不利何也若病少瘥而藥之不置雖然謂漕不因河可求河不侵漕得乎謂河不妨　陵可求入不藉口得乎謂河故其來也必務分之以殺其勢其去也必務防之以遏其衝其分也必復防之以當難返之流其防也必復分之以消浸淫之漸河藏於不竭之

潤人疲於奔命之府於是而財力殫矣然則當事者何可不爲變通計哉一曰議分黃謂分得其術然後防可固也禹跡以來河分南北久矣青徐兗冀豫潤千里瀰蕩衝突惟力所趨僅而容之今蒙墻以東徐州以西行堤以南靈璧以北三百里而近不勝決也不勝淤也三堤相望斷出荒原滿目蕭條牛無完土即欲分疏正如甕中蓄水耳黃陵岡不可開也所謂導沁通衛者猶不可引黃北流使分南方之半蘇久魚之

民平衛水自臨淸而上土脈堅厚地形駛疾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一奇也蓋水在天地間亦有定數均其害則均其利可以一二數也一曰省工費謂疲民以治之不若利民以委之也桃塞以來歲無寧日朱旺口之役用工二十萬其微下郡縣者也持襆裹糧肩畚荷鍤亦將稱是淮徐豐單草木盡掃樵蘇斷絕烟火僅屬言之可爲酸鼻費緡八十萬其可聞司農者也官吏之費道路之費畚鍤之費樁埽之費檣車之費亦

斛倍是河之所及既以河嚙之河之所不及又以治河嚙之變廬宅爲波濤者十之二消膏血爲堤防者十之八幾由基雖善敗乎亦殆息哉竊恐其易潰决爲土崩也苟無大害曷緩之而俟其定一日重責成謂固防在人不若人自爲防也向者河上之役分治而無恙總治而愈冊豈專其責者益其事哉蓋分則各守其土而人無僥倖之心合則獨擅其成而討伸必然之責凡濱河而邑者能高其隄乎令異日皆可總河

焉而況以數千里之地第責其防護而已分水之後隄壩完固加以精勤不為掣制其何難焉一日省議論謂空言無當不若攝歸實用也融禹智矣而不保商殷之決堯舜聖矣而不參荒度之謀夫大成而小敗覽之可也甲得而乙失準之可也先利而後害修緝之可也彼皆可謂智計士也合千萬人之謀歲月之積而欲以一言斷之立談之間使其中道而移故慮誠不知其解也夫分黃之議法乎疏上也工費之省法

平委中也責成之重法平防下也上之不敢用中之不肯用下而用之可以濟中之不逮而不能盡其用至議論滋熾則爲道旁築室而無一可用者矣斯又古今之通患也

案泇河既避黃河之險又資泉湖之利第經營之始或因渠而濬或就陸而穿塹山斲石引泗合沂流爲大川以通輓運嘗　穆宗朝都御史翁大立倡議開之差勘而寢嗣後尚書朱衡都御史萬恭會勘未決至　萬曆三年都給事

侯于趙都御史傅希摯巡漕御史劉光國勘議費省亦不果迺年汶泗泛溢魚滕沛徐之郊堤潰運阻二十一年總河舒應龍題准挑韓莊中心溝鑿礓避石逼彭河水道以入黃而泇口始闢其後二十五年河決黃堌二洪告涸糧運淺阻總河劉東星尋韓莊故道鑿良城侯遷莊及挑萬莊由黃泥灣至宿遷董家溝以試行運而泇脉始通至三十年河決沛縣大堤繇邵陽湖穿夏鎮橫衝運道三十二年總河李化龍以

黃失故道運不可恃將尋舒劉舊續而都水司
主事梅守相爲陳泇河利運狀於是題 請開
泇河疏言曰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
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
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繇漕單
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
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繇潘家口過司家道
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
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

河所通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　陵寢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於　陵無害也第其北抵於山南近於淮儻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　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隄隄潰

而魚沛之開城郭夷縴路壞不直陜民亦且梗
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
北既遠於　陵亦濟于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
惟是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
爲疑乃臣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
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
其利故河繇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
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
以過縴是以有水難也泇河　開而運不借河有

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制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郎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

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丁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召募行而窮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夏長河漲之為害耳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泝蚤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以趕誤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疏

恐遂恣橫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爲　陵捍患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寞荒凉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於河直須特耳徐民安土重遷閼泇河之役且剌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泇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

高士而居之。此爲曲突徙薪於徐無疑者二。故泇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又題河自去年決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夏鎮以南之溝渠、壞南陽以下之運隄、而魚濟一帶且震於鄰、此其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泇不已復議保隄、保隄不已仍議分黃、蓋謂併力於隄則隄一決而全河北、勢恐至於穿漕彙以分黃則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於害運、蓋臣之分黃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旬日之

間衝刷倍於原挑分水已及下分臣計河勢已成因而塞之使全河南行則不直南陽之漕隄可治即李家口之運道可清蒞臣之塞决袪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　又題向來運道必由徐邳以達鎮口河一北决曹單豐沛之間則總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苦水澁河一南决虞夏徐邳之間則總歸小河口及白洋河而運苦水涸今新河一成則自直口至夏鎮以外河三百六十里之迂途易爲內河二百六十里之捷徑

此後黃河在山東直隸其能係運道命脈者寡矣然自朱旺口以上萬一決單則單城爲沼決曹則曹民爲魚下而豐沛徐邳魚陽各城數十萬生靈皆懸命於一線之隄則隄防亦何可弛也然此數城者直有關於民命耳至於中州河防所關更重又不獨在民災已者荆隆口銅瓦廂等處皆入張秋之路也孫家渡口野雞岡及蒙牆寺等處皆入淮之路也儻一不守北必壞運南且傷　陵則隄之所係豈僅一城一邑之

利害已哉防守不固則下流雖通上流必奪防守固則上無旁溢下必順流奈何持議者之紛紛也去年水行隄北則曰昭陽湖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今年分行隄南則曰新河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自倒灌之議興而築塞之事緩卒至事久變生隄潰河淤然水之取道昭陽湖而南者自如亦未見其倒灌也則又何不取地勢觀之也臣觀自朱旺口由苑家樓杜家樓以至小浮橋其地在下流者比之上流低可三四尺

臣向止以樹上水痕驗之耳乃近日南北兩河水落之後其下流皆通黃河水面相平乃北河水不浮舟而南河舟行如故則北高南下居可知矣夫北河非高於上流而南河更低於北河若水入新河兩河分流總使伏秋水漲不過溢岸以行豈能自卑而趨高自下而返上哉蓋即今年下流決而上源無恙亦自可知又何倒灌之足患也臣又查得水落之後朱莊口以上河水皆離岸五六尺即向來伏秋水漲溢岸而及

隄根者不過時消時長未有數日拍岸者此之

單豐行隄以一線百里爲全河之岸者原自不

爾則上源之隄更爲易守抑不直此也自朱莊

口下至黃莊無南隄者五里遇漲則分流可徑

達許家口入徐矣自朱莊口上至黃堌墻東無

南隄者十五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碭山城南

縣楊家樓入徐矣自黃堌墻西至王所樓無南

隄者十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司家道口至浮

離橋矣故上隄誠守則河必在朱莊口上下亦

其自然之勢也又何倒灌之足患也故前人之治河屢矣前人之修隄備矣今第有相率守之耳西自開歸東至徐邳必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在府縣掌印官必與管河佐貳同其賞罰在地方守巡道必與管河司道同其功罪庶幾人人着肩自不暇於騰口說矣蓋其議起自夏鎮訖於直口綿亘二百六十餘里避黄河險者三百餘里其間改李家巷以避河淤開王市田家口以遠湖險中鑿都

山以展河渠建艮城臺莊侯遷頓莊丁廟萬莊
張莊德勝等閘以節宣水利費僅二十萬計而
泇之運始行總河曹時聘復建壩遏沙修堤渡
縴置郵驛設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而泇爲坦途
總河劉忠復慮其易淤議以毎歲三月開泇以
行運九月閉之以修濬閘呂壩令毋空懸黄於
是泇黄並用云議泇之初度費以百五十萬計
李公用二十萬而役竣自三十三年三月放水
行漕嗣令四百萬軍得以避險就夷厥功爲竣

云至四十年復議新開駱馬湖舊修歸仁堤疏
曰糧道係　國家命脉黃河係糧運咽喉去歲
運事之遲黃河之溜居一焉則今歲速運之計
治溜其先惟是黃河性悍洶湍怒濤澎湃而來
濬築難施昔呂梁之險百計料理而危如故獨
泇河一開運艘避洪入直大稱利便則舍故濬
似別無治溜之法矧往年各運入直盡六月爲
期而近來運船輻輳之時正伏秋水漲之日前
歲有劉口直口二大溜去秋復有磨兒莊等大

溜不減徐呂二洪　萬曆四十六年前任淮徐道高副使議於劉口以東董家溝疏河行運業蒙部院允詳行間旋以狠矢溝築塞河歸故道彼時運艘入直俱在伏秋前洶涌猶平遂爾中止今歲糧運入直不必如期而細閱河形從馬頰口至駱馬湖口共五十里中有河形可因者二十里壅塞宜濬者三十里於中擇出流沙之處如張登莊等處量議挑河即以挑河之土築堤免議堤工是寓築於濬也又探得土厚之所

如張滔莊等處則議築堤即令河內取土壘築不議挑費是寓濬於築也河形之曲者改直遠者改近淤者改深緯道各隨地形務使高低一律又自馬頰口西長八十丈濬通直河應挑深廣其上下兩頭河身應築壩長二十丈以免沙侵壩而築堤長八十丈以防直河漲漫亦以挑河之工而築堤壩或以本河挑濬未深天時旱潦難必爲疑竊思黃河水勢平則溜亦平水勢盛則溜亦盛如新運初到水平無溜仍係舊河

磨莊入直口、如伏秋山水一發、內河充盈、糧艘

盡繇新河而行、庶磨莊與劉口等處七十里之

險可以遠避、既省挽溜傳篙之費、復杜諸艘風

濤擁擠之虞、即令黃河北徙、亦從劉口直口而

出、不得復侵此河、致有淤塞、其未盡工力、俟運

畢水涸、物力預備、再酌議大加挑濬河身之淺

者加深、岸堤之薄者加厚、或改自陳家溝而出、

不特運艘有九十里之安瀾、實以開千百年之

永利也、考歸仁堤延袤三十九里、面闊二丈、下

甃石八九層不等既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射泗州衝高堰而又束睢湖二水之流并入於黃以益助其湍激刷沙之勢立法每年三月撥洪夫二百名協同本堤夫內外幫修且連建十舖各貯樁檾埽料其中以備不時之需閘稟簽則係小河口之通塞通則睢水徑入於黃河而可使堤腳之水減半閉簽籬則在耿車時兒灘一帶之子堤子堤固則睢水不漫入於埠子等湖而可使小河之口常通故上自高嶺下

至時難俱誠接築長堤歲加修守修此堤即所以修歸仁堤也且河口常通即靈睢宿遷三縣之積水亦皆有所洩斥滷既成腴地民舟亦避險湖是前人之爲　祖陵民生計如此其周且遠也而今誰復有修明之者即十鋪亦漸就傾頹管河官徃徃營差曠職可嘆矣臣敢拈出以告後人俾知歸仁堤關係綦重不可不責成官夫整理鋪舍運貯埽料歲歲加幫眞土事事紹明前烈云爾若夫今日新開駱湖第以終泇河

一段未竟之功耳看得新河之功曹年宿遷縣詳議照泇河一律估用錢糧四萬六千有奇職念時日已迫全功難竟酌量濬新疏舊爲伏秋避溜之着幸黃水早發山水接濟而通漕糧船盡繇本河而進然此實望外之幸而河身尚未深通堤岸尚未堅厚較之泇河猶未合式且黃河善徙滄桑難定誰始慮終宜圖長策幸今運事已畢議大加挑築以爲全漕永利一勞永逸之計實不敢苟且因仍貽後日以未了之局耳

一復履奉憲牌議開陳溝十里河道以收完功該縣速上段河功總估銀六萬九千餘金職遍旋踏勘審時度勢計前慮後於前估銀數減三分存一亦以始創之費甚省而今增數培恐啟疑訝況此時錢糧措處甚難以淮徐之民凋敝已極夫役難堪多派但漕糧關軍 國命脉而新河實運道咽喉欲持一味之節儉恐悞今歲之重運故計費務求其省計功務求其全苦心酌議減估銀二萬三千六千餘兩以陳溝十里河

工濬淺疏淤計費五千四百一十四兩四錢湖心堤工廂埽并各壩座料物亦二千一百九十六兩零六分至五十七里濬淺築堤之用僅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兩零九錢六分猶然以濬寓築湖心堤岸尚怦怦懼難砥柱中流惟恐以胃濫溢嫌故不得不爾時淮海道宋統殷議曰看得菴家溝陳家溝二口之議較計難易迂直總不如駱馬湖爲便葢以此處在水發重運時原可行舟歷年往來目擊非臆說也今第於中開

築有縴道直接泇河則可避磨莊劉口二處大
險溜此亦數十年便計或久之黃河遷徙始不
可知耳此駱馬湖之工無容易者至議動錢糧
不論歲修行夫咸係河道之銀總可通融動用
第銀無虛冐工有實在又何分歲修與夫銀哉
總之此工爲必不得已之役以任事則有人以
錢糧則有項非若青甸雙溝塞決大工動大衆
費多料俾淮徐州縣稱艱道苦無已時也至其
餘河道尚有可得而言者淮徐大利害第一以

皇陵爲主而漕運次之每年伏秋水漲地方各官無不經魂喪膽日惟潰決是虞自四十四年狠矢溝塞後患遂移之西南兩岸無歲不決旋塞旋決歸仁一堤岌岌不保剝膚之憂孰大乎是去歲河決呂梁黃流東注則雙溝一帶悉爲平陸今若于羊山横築一堤則郭家嘴魁山諸險可以無防而河西堤岸上自三山下至呂梁不過三十餘里間倍加高厚睢河谿黑山口東汙從馬家淺出口其餘支流悉行堵塞俾河流

歸一自成安瀾如此則歸仁亦可以輟防而
陵寢無震驚之虞矣下之而邳州之郭灣千係
州城此就歲修中實貫修築可以免患其下即
為直口磨莊等險有見在駱馬湖之修無容論
矣而下之則自桃源以至清河尚可無虞惟至
清口則為黃淮交滙之所是漕運通塞之大關
頭也查通濟一閘外受淮二水之入而淮弱黃
强每每年水漲正重運經行之時淮既不能敵黃
而黃水每挾沙而入以運船則難於登天殆水

落時而運河頓淤淺不通舟矣去歲雖大加挑濬目前儘可無患然年來糧運日遲一日旣不能復伍月閉壩之舊則重運所出即黄沙所入一二年後其能免於淤淺乎此必然之勢而又非區區人工所能勝者自非速會漕運諸衙門一大加調劑力復五月閉壩之　祖制恐將來憂方大耳自此以下二百餘里河入海矣此二百餘里内惟南岸有堤顧歷年防之而不決北岸無堤無所事防却無甚害則以河身日高而有

堤者一決即成建瓴無堤平地與河並高無處可決耳此亦天地平陂之大勢而非一時可定一方可槩者也總而言之淮徐河道情形槩可想見惟是黃河之為河也從無十年不變之局目今四十三年三山決口而後狼矢決雙溝決青田決黃鋪雙溝再決皆係全河之勢所用料工庛材皆此沿河數州縣百姓耳年年大工錢糧措處既艱而所估料價皆係一定其實民間賠費數倍無論買難即裝運一節苦不可言如

去歲安清桃邳宿五處所需船腳所運料數費盡心力至今猶未出未清而他可知及今河流東注縷堤不遠似宜大加保固預爲修防務使萬分有備此沿河數百萬生靈實皆賴之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四終